

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编选与教学

朱于国

摘要：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在人教版历套语文教材和现行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呈现不同的样态。从历时层面看，以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古诗词作品编选为例，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历史演变呈现规模和占比显著增长，题材多元化，在体裁多样性与时代覆盖面上持续拓展，日益聚焦作品的文学性、经典性与代表性等特点；从共时层面看，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作品编选与设计的特点可以用“韵”“润”“文”“群”来概括；从新课标新理念的视角看，语文教学应把握文化经典传承之“变”与“不变”，与时俱进，善于反思，从而有效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文教材；经典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语文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课程，应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润心的独特优势，引导学生在阅读经典古代文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培养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理解核心思想理念，传承人文精神，弘扬传统美德，认识

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为当代文化建设打下文化基础和语言根基。

语文教材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依托经典的古诗文选篇，辅以精心撰写的注释和精心设计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口诵心惟、领悟体验过程中，接触原典，理解文化，触摸古人思想脉搏，与当下生活建构关联，以语言能力培养为核心，融品德情意养成、思维能力发展、审美能力提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2023年度重点课题“统编语文教材语言学知识向语文知识转化策略研究”（ZDI145-78）；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4年度部级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教材知识图谱研究”（ZDI145-109）。

作者简介：朱于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北京 100081）。

升、文化理解传承为一体，有效实现语文课程核心素养发展的目标。

古诗文选篇作为语文教材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在语文教材建设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语文课落实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守正创新，本文拟作一番探究。

一、历时：语文教材中古诗文选篇的迭代

当下，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已经深入人心，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的历程，可以发现它的基本脉络：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传统文化教育相对淡化，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民间逐渐掀起“国学热”，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全社会掀起传统文化教育的热潮——传统文化教育由此迈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性的精彩论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以

及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前瞻性构想，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们编选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进语文教材指明了方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教材。教材既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有相对固定的经典内容，又是某一时代生活的镜像，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时代思潮、教育思想的变迁，集中体现在课程、教材之中，尤其是语文课程和语文教材中。从历时的视角，对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古诗文选篇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新要求，以更有效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也有助于基础教育工作者思考在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路途中应该“何为”这一时代命题。

古诗词是古诗文选篇的大宗。笔者以古诗词选篇为例，对1950年以来的人教版小学、初中语文教材作了梳理，统计如下（见表1和表2）。

表1 1950年以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选篇情况统计

版本	古诗词数量	课文总量	占比/%
1950年版	0	443	0
1953年版	\	\	\
1955年版	6	402	1.5
1958年版	7	371	1.9
1961年版	13	356	3.7
1978年版	36	402	9
1983年版	40	404	9.9
1989年版	34	336	10.1
1992年版	34	320	10.6
2001年版	49	461	10.6
统编教材（2016年版）	114	436	26.1

表2 1950年以来人教版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中古诗词选篇情况统计

版本	初中教材			高中教材			备注
	古诗词数量	课文总量	占比/%	古诗词数量	课文总量	占比/%	
1951年版	0	113	0	29	127	22.8	
1954年版	46	185	24.9	67	130	51.5	仅就文学课本进行统计
1958年版	3	95	3.2	7	85	8.2	
1961年版	18	189	9.5	15	128	11.7	
1963年版	10	124	8.1	\	\	\	仅有初中四册教材
1978年版	7	164	4.3	8	113	7.1	
1982年版	44	230	19.1	16	191	8.4	
1987年版	31	269	11.5	14	168	8.3	初中另有附录古诗词96首，如计算在内，则占比为34.8%
1993年版	31	228	13.6	43	191	22.5	
2002年版	30	219	13.7	22	79	27.8	高中仅统计必修教材。初中另附课外背诵古诗词60首，如计算在内，则占比为32.3%
统编教材 (2016年版)	37	193	19.2	17	121	14.0	初高中各设课外古诗词背诵48首和20首，如计算在内，则占比分别为35.3%和26.2%

通过以上统计梳理，可以发现以人教版为代表的语文教材中古诗词选篇的整体演变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一）规模显著增长，占比显著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小、初、高各学段教材所收录的古诗词总量及其在课文中的比例，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综合性教材，不包含1954年汉语文学分家教材）。尤其是小学阶段，数量更是较上一套教材翻倍。

这一变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传统文化价值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国学热”从民间热潮上升至国家文化战略，并完成了从专家共识向大众共识的转变，为教材变革提

供了深厚土壤。二是学生素养基础抬升。伴随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新生代学生知识储备日益丰厚、阅读视野不断拓宽、理解能力显著增强，教材得以承载更高密度的经典文本。一个典型案例是《老子》的入选轨迹：相关篇章过去因哲理深奥、理解门槛高而长期缺席于教材。但自2006年人教版高中选修教材《中华文化经典研读》首度选入《老子》选篇后，它已成为彰显中华民族辩证思维、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典范文本，其入选本身便是教材容量与深度提升的生动注脚。这种扩容折射出语文课程对传统文化根脉、源流更深层次的接续。

（二）题材呈现鲜明的多元化趋势

选文视角显著拓宽，从早期侧重政治教化（如

民生疾苦、爱国情怀),逐步扩展至立体展现古人的情感世界与生命哲思。如今教材中,爱国、民生、思乡、怀人、爱情、咏物、怀古、送别、边塞、田园、山水,乃至生命、伦理等题材均有经典代表,折射出社会开放度的提升与对人性关怀和审美能力的重视。

这一变化可从教材版本更迭中得到清晰印证:1955年版小学语文教材首录古诗5首(《煮豆诗》《游子吟》《悯农(其二)》《蚕妇》《田家》),题材集中于亲情与民生;1958年版增至6首,除沿用同类题材课文外,始增《赠汪伦》(友情)与《村居即事》(田园);至1961年,题材进一步丰富,《登鹳雀楼》(山水、哲理)、《下江陵》(壮游)、《望庐山瀑布》(山水)等传世名篇进入视野;1978年版更是增至36首,大量承载古人细腻情感与深邃生命感悟的佳作被选入,为后续教材的经典篇目体系奠定了基础。主题的拓展勾勒出一部新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史——从侧重单一政治教化与实用主义导向,逐步迈向对中华经典独特审美价值、丰富人文情感与深邃哲思的整体性挖掘与传承。

(三)在体裁多样性与时代覆盖面上持续拓展

在体裁方面,教材系统呈现了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古体诗、近体诗(以律诗、绝句为主),以及词、曲等多种形式,并呈现出鲜明的学段梯度。小学以绝句为主,辅以少量律诗、古体诗及词作;初中由绝句向律诗、词曲过渡,兼选古体诗;高中则以律诗与古体诗为主,一些篇幅较大的诗作比重加大。时代跨度同样显著拓宽:选文重心虽仍在唐宋,但向上溯及诗歌源头,选入《诗经》(小学节选《采薇》,初高中选入《蒹葭》《静女》《无衣》《采芣苢》等更具代表性与艺术性的名篇)、《楚辞》及魏晋南北朝诗歌;向下延伸则已覆盖明

清,更在统编教材中突破性纳入近现代作品,如谭嗣同《潼关》、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这一纵横拓展,构建了更系统、完整的古典诗歌认知图谱。

(四)在继续注重主题的积极性、重视社会性主题的同时,日益聚焦作品的文学性、经典性与代表性

所谓文学性,即更加看重诗词本身的艺术造诣,包括语言的精粹性、意境营构的创造性、意蕴内涵的深刻性和情感表达的感染力等方面,选取那些在主旨、构思、修辞、韵律、意象运用上具有典范或独特魅力的作品,引导学生品味汉语言艺术的纯粹美感。经典性则表现为对历史长河中千锤百炼、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公认名篇的倚重。这些作品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更因其穿越时空的普遍情感与深邃哲思而成为不朽的精神坐标。教材编选倾向于将这些历代传诵的明珠“打捞”“汇聚”在一起。与此同时,代表性愈加凸显,编者注重选取那些最能体现特定时代风貌、文学思潮、流派特征或诗人个性风格的典范之作。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大致脉络,使学生得以管窥不同时期文人的心灵图景与时代精神,也避免了孤立零散的选材,构建起更具整体性的诗歌认知框架。三维融合,合力塑造着当下语文教材古诗词的选篇格局,其深层意涵在于通过历代最具光彩的经典作品,赓续文脉,陶铸中华审美情操,积淀中华人文精神,树立文化自信。

二、共时:统编语文教材中古诗文的编选

2017年秋季起,义教统编语文教材在全国起始年级推广使用,2019年实现各年段全覆盖;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于2019年在全国起始年级投入使用,2021年实现全覆盖。现行统编语文教材与之

前的语文教材相比,在古诗文选篇的编选、设计等方面,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一) 现行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状况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共安排古诗文129篇,占该学段全部篇目的29.6%,已经达到了历代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高,其中古诗词共114首;统编中学语文教材共包含古诗文206篇,其中初中教材135篇(这些篇目里还包含一些名著,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世说新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占该学段全部篇目的48.6%,古诗词共85首;高中教材71篇,占该学段全部篇目的50.7%,其中古诗词共37首。

当下语文教材所编选的古诗文,体裁、题材和时代覆盖面非常宽广。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纵贯数千年,涉及《诗经》《论语》《孟子》《礼记》《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列子》《左传》《史记》《汉书》《战国策》《吕氏春秋》《世说新语》《水经注》等代表性典籍,涵盖诗词曲、辞赋、民歌、古风、史论、政论、传记、游记、传奇、白话小说、楹联、铭表、书函、寓言、札记等代表性文学、文化体裁,涉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等历代代表性作家、诗人。

(二) 统编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与设计的特点

统编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作品编选与设计的特点,可以用“韵”“润”“文”“群”四个字来概括。

1. 韵:独特声韵,适合诵读

现行统编语文教材古诗文编选,首重一个“韵”字。这源于汉语自身的特性:单音节语素与声调系统共同造就了其独特的韵律美感。单音节“是汉语结构体系的基础”,“使语用者得以游刃有余地在语流中进行单双音节的组合,利用语声的长短、高低、轻重、疾徐的对比,构成周期性的和

谐运动规律”^[2]。“汉字的字(词)不但在数目增减上有活跃性,而且在音调上也具有抑扬的灵活性。二者相乘,使得普通的表意的汉语和美化的艺用的汉语,平添了若干倍的功能。”^{[3]161}声调的抑扬起伏赋予语言天然的节奏,字词组合犹如移动拼接涂有颜色的“七巧板”或“积木”,“高矮相间,如同颜色的斑斓,这样拼成的诗句才好听,才优美”^{[3]162}——其本质是单字音乐性向语句音乐性的自然延伸。此外,汉语对均衡对称(如对偶、四字成语)及音韵和谐(如双声、叠韵、叠音、拟声等)的内在追求,使得语言富于音乐美,王国维说:“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4]押韵则“按照规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节奏可以把涣散的声音组织成一个整体”^[5],从而增强作品的整体艺术表现力和音乐美感。

教材选文高度重视发挥汉语特质,侧重收录广为传诵、朗朗上口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声韵流畅,平仄协调,押韵工稳,一能彰显汉语本身韵律的独特魅力,二则贴合儿童语言习得中对节奏感知敏感、对韵律记忆深刻的心理特点。诵读由此成为体悟汉语之“韵”的核心途径——通过反复吟咏,调动声音与情感,既可精准把握声韵的优美旋律和动人节奏,更能借此沉潜于字句的精妙与整体的和谐之中。

2. 润:以文润心,价值引领

中华文化本质上是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其核心在于德性涵养与人格塑造——既强调个体的修身立德,也追求由己及人、推向国家社会整体的道德完善。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教化方式天然具有“润”的属性。润,即润泽、浸润、滋润。古人创作,强调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却非生硬说

教，往往以春风化雨、浸润无声的方式，借助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故事，启示生命真谛、表达人生感悟，以此熏陶读者心灵。

教材精准把握这一特质，精选意境深邃、形象凸显、内涵丰厚、价值导向积极的经典古诗文，并通过单元导语、阅读提示、学习任务、语文园地等系统化引导，强化其独特的育人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化为涓涓细流，自然流入学生心田，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实现“启智润心”的深层目标，内化为求真、向善、尚美的民族品性。这种浸润过程，不仅关乎个体人格的养成，更深层地塑造着民族品格、凝聚着社会共识、传承着文化基因，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路径。

3. 文：文化视角，提升厚度

当下语文教材古诗文选篇设计的显著趋势是超越纯文学鉴赏，强调以纵深的文化视野观照经典文本。这不仅是文本解读视角的调整，更是教育理念的深层变革，其核心在于将古诗文视为中华文明基因的载体加以创新性解读和创造性发展。教材在选文与单元设计时，通过单元人文主题设置和学习任务设计，着力挖掘经典文本的文化意蕴，引导师生聚焦其承载的核心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中华传统美德（如精忠报国、振兴中华，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开展思考探究研讨，以激活文本深层的文化密码，探究古人心灵世界与时代精神的联系，这极大拓展了古诗文教学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厚度。

这一转向非无源之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体现出国家层面对文化复兴的战

略自觉，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的三大核心内容，为教材编写提供了清晰框架。在实践中，该视角贯穿全学段。小学启蒙奠基，开篇即以“天地人”凸显“三才”宇宙观中“人”的价值，“你我他”构建基本社会关系认知，初步建立文化认同感；初中认知深化，从七年级对“朋”与“友”内涵的探寻、对“君子”品性及“忧乐”“义利”关系的认知，到八、九年级探讨诚信、和合、自强等传统观念的现代价值，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思考传承传统文化精华；高中思辨升维，必修下册首单元聚焦“中华文明之光”，通过儒道两家经典文本的阅读，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性文化解读。比如，探究《烛之武退秦师》背后的“仁”与“武”内涵，探讨曾皙“暮春咏归”所体现的儒家“大同”世界与道家“小国寡民”理想图景的共通性，辨析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与庄子“依乎天理”的自然无为政治理念的互补性等。

这种文化视角的观照，其终极目标并非知识的堆砌，而是铸魂——引导学生洞悉自身文化根脉所系和传承使命，在认知、理解、思辨、内化的过程中，自觉成为兼具文化自信和开放视野的文明传承者与创新者。由文化启蒙到思辨内化，教材构建了一条纵深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路径，旨在为民族精神的接续点亮智慧航灯。

4. 群：群组方式，整合贯通

统编教材古诗文编选与教学的另一显著趋势是强化“群”的理念——注重文本整合、贯通与联系、互证，追求结构化、专题化的学习体验。这体现为对孤立单篇的超越，强化群组阅读，凸显单元设计的整体性与文本的关联性，通过寻找共性、辨析差异、互相发明、相互参证，引导学生挖掘更丰富、更深层的文本意蕴。小学语文教材以主题为核心，组建“古诗X首”组合型课文，凸显文本共性

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新修义教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古诗三首》选取三首民俗节令诗，引导学生探寻传统节日背后的情感意绪和文化寓意；第二单元《古诗三首》选取三首咏物言志的诗歌，引导学生思考诗人赋予物象的高洁志趣，获得人生启示。高中教材则将“群”的理念做了进一步推进。单元结构革新，告别传统的单篇课后练习，代之以单元学习任务，引导师生聚焦单元主题，把握单元学习目标和各篇的“分工”，从统一的单元视角进行整合阅读与比较探究；专题学习强化，以“倾听理性声音”“中华文明之光”“回到历史现场”“探寻诗的国度”为专题，围绕核心文化议题“历史的鉴戒”“儒道互补”“史述与史论”“古诗现代价值”精心设计群文结构，强化深度阅读与思考。如选择性必修中册“回到历史现场”单元，四篇课文《屈原列传》《苏武传》《过秦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分为三组，从史传作品和史论作品两个维度，引导学生在文本比较和贯通阅读中，抽绎历史史实，剖析叙事策略，鉴赏思辨艺术，审视史论观点，从而理解历史撰述的深度与复杂性。

这种以多文本组合形成互文的学习方式，有效破除了单篇阅读静态、孤立解读的局限，引导学生在多文本中提取信息、整合信息，在文本联结中激活思维、培育文化思辨力。从小学教材的主题组合到高中的深度互文，“群”的理念正帮助学生构建起一条系统化理解、立体化认知传统文化经典的新路径。

三、变与不变：基于新课标的文化经典传承策略与路径

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文化经典传承中作出改变，优化策略，探寻新路；但文化传承有其自身规律，语文教学也有其优

良传统，变要在坚守和不变基础上进行。

（一）文化经典传承之不变：传承理解的 本体根基

1. 课程主阵地的文化担当

语文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核心课程，责无旁贷地肩负着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古诗文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直观、最典范、最具情感与思想穿透力的载体，蕴藏着鲜活的艺术形象、悠远的意境空间与多样的审美情境。依托这些具体可感、形神兼备、情理交融的经典文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能将抽象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寓于生动的艺术表达之中，其育人效果自然更为浸润人心，历久弥新。

教师应充分发挥语文学科这一得天独厚优势，以古诗文学习为抓手，引导学生加强诵读涵泳，激发审美想象，沉潜体味文本意蕴，鉴赏汉语言文字的精妙与美感。唯有如此，学生方能真正体认中华文化的厚重与博大，从中汲取民族精神的滋养，从而在心底筑牢坚实的文化自信根基。

应系统规划并精选古诗文的学习内容，进一步拓展体裁覆盖的广度，力求多样；丰富题材指向的多维性，力求多元；同时，着力强化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与现实转化，推动与当下对接，使其焕发时代活力。通过这些途径，最终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培育蕴含中华文化特质的民族品性，将丰厚的文化基因植入精神血脉，凝聚起共同的民族集体记忆。

2. 以文本为核心的阐释传统

语文教学的核心，在于对“文本”的深度理解与精准把握，这是开展一切教学活动的逻辑起点和关键途径。文本是知识的载体、思想的摇篮，是承载语言艺术和文化精神的基石，是课堂教学的根基与灵魂。课堂教学若脱离了课文的深研细读，便如

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有形式而失却灵魂。

文本解读是有效教学的关键。教师深入解读文本的功力，是其专业素养的基石，也是保障教学深度的核心能力。与此相应，引导学生走向自主阅读、深度思考、个性解读，实现读思结合，是学生语文素养培育的必由之路。

传统的文本解读方法是有效的钥匙。古人总结的宝贵读书经验即使在数智时代也并未失效，声情并茂的诵读、沉潜涵泳的品味、驰骋天地的想象、体察入微的共情、切己省察的体验、内化于心的感悟、触类旁通的拓展、字斟句酌的细读（体味炼字之妙）、条分缕析的章法探究（领悟诗文运思之巧），这些传统解读方法，不仅历久弥新，更是激发文本活力、引向深度理解、培育审美想象与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在今日课堂中应继续坚守并创造性运用。

（二）文化经典传承之变：教学范式的时代转型

1. 与时俱进，落实新理念新思维

推动语文教学与时代需求接轨，必须与时俱进，拥抱新的教育理念。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并积极践行当下课程改革核心理念。

第一，情境化的文本观照。适应当下课程改革对“情境”的高度重视，观照文本写作情境，突破静态的、模式化的解读。引导学生将文本置于动态语境中审视，超越宽泛的知人论世，关注写作当时具体的交际情境（意图、对象、场合、情感现状等），以及真实的历史语境（时代背景、文化思潮等），兼顾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既立足当时，体察作者处境，又超越时空，开展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促进当下意义生成。唯有如此，文本才能真正被“激活”，还原其真实意蕴，又释放其超越时空的价值。

第二，整合性的意义构建。呼应课程改革对“整合”（或“统整”）的强调，超越孤立文本剖析。在深入理解单篇文本意蕴的基础上，强化同主题、同风格、同作者、同写法文本的联结意识，善于利用文本互证揭示文本间的关联；发挥单元的整体设计效能，引导学生发现文本共性与个性，在文本的对话与参照中，构建更为立体、系统的作品深度解读范式。

第三，任务驱动的活化运用。充分落实课程改革以“任务”促学习的理念，强化情境设置，推进主动学习，打破被动接受。创设鲜活、多元的情境（如模拟历史现场、设置现实议题、作品再创造等），融入当代生活，联系学生生活体验，设计富有挑战性、开放性的探究性或体验性任务，鼓励在真实情境中主动探究、深化体验、批判反思与创新表达。通过“做中学”，学生方能深度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在当下的意义，实现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充实。

2. 善于反思，改变模式化的教学思维

推动语文教学（特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变革，关键在于破除根深蒂固的模式化思维，代之以深刻的反思与创新实践。

第一，坚守学术本位，祛魅求真。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回归严谨的学术轨道，警惕对经典文本的神话或庸俗化解读，杜绝以讹传讹的“文化误读”。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学养，善于参阅权威论著，引导学生基于可靠史料和权威阐释理解经典，维护文化传承的纯正性与严肃性。

第二，尊重个性解读，破除窠臼。摒弃千篇一律的教学套路和模式化分析。不要见到落花就是伤春，看见大雁就是离别，要根据语境细加甄别。教师应善用并示范多样化的解读策略（如语境还原、互文参照、角色扮演等），鼓励学生从不同视角切

入文本，尤其是调动个人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激发个性化感悟，让文本解读真正成为思想碰撞与意义生成的“活水”。

第三，超越文言学习，直抵文心。古诗文作为文言文学习的素材，其教学历来重视实词、虚词的积累与掌握，但过于强调语言积累，反而忽视了古诗文作为文学和文化作品的独特价值。教学切不可因“言”废“文”、以“辞”害“意”。既要重视文言知识的积累与字词的讲解、句法的疏通，又要穿透语言表层，引导学生聚焦文本的核心思想、感情基调、审美意象与文化精神，实现语言形式积累与思想内涵理解的辩证统一。

第四，跳出字词密林，拥抱整体。过度执着于“字字落实”，无异于对文本整体生命的“肢解”与“割裂”。固然需要关注精妙字词的点睛之功（如“诗眼”“文眼”），但更需从语词释义的密林中及时抽身，引导学生在宏观层面把握文本的结构布局、意境营造、气韵流动与整体意蕴之美。唯有兼顾微观细读与宏观把握，方能真正领略经典的气象与格局。

第五，警惕翻译陷阱，重在涵泳。翻译是辅助理解的工具，绝非理解与欣赏的终点，更非替代品。优美的古诗文，其韵律节奏、意象组合、言外之意往往在翻译中流失殆尽，韵味顿失如“白水”；深邃的思辨性文本，其严密的逻辑推演、精

微的概念辨析也可能在翻译中仅触及皮毛，难窥堂奥。因此，教学应引导学生直面原文，通过反复诵读、沉潜涵泳、想象还原，直接体悟原文的独特魅力与思想深度。

传统文化教育，既是恢弘深邃的铸魂工程，要求我们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进行整体规划、以坚实的学理分析探寻其人文意蕴，更是需要脚踏实地、躬身践履的实践课题，要求我们怀揣热切的人文情怀，肩负热诚的文化担当，选择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变革中坚守。唯有宏微相济、知行并举，方能在数智时代守护民族文化传承的航舵，启迪未来的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5.
- [2] 丁金国. 汉语特质说略[J]. 语文建设（香港），2025（3）：20.
- [3] 启功. 诗文声律论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61-162.
- [4] 王国维. 人间词话译注[M]. 施议对，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8.
- [5]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5.

（责任编辑：陈 思）